遺愁集

遣愁集卷十二

成都余　咨生生

松陵顧有孝茂倫　鑒定

古吳張貴勝晉侯纂輯

李　寅露顧　程　烈彥明

友人　趙維烈承哉　李雲濬皖足　訂正

程　燴然明　吳攄辰雲奕

錢賡梧調臣　朱　范西畏

○○○一集頑鈍

是非之情人所共有廉恥之念豈曰無之惑於勢利爭爲諂

錯認其良心老其面皮焦頭鈍

晉桓玄反逐帝於潯陽卽帝位登御座而牀忽陷群下皆失色殷仲文進曰良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

晉楊再思爲人孤媚人戲之曰楊公面若高麗再思欣然爲高麗舞或譽張昌宗云六郎貌似蓮花再思曰不然乃蓮花似六郎耳

宋趙師𢍰諂事韓侂胄一日遊南園山庄顧左右曰竹籬茅舍眞乃田舍間氣象但少犬吠雞鳴耳未幾犬嘷叢薄視之乃師𢍰也衆大笑

無鹽者齊之醜女髮黃肌黑目深鼻聳耳垂面凹聞西施患心

炙意捽而擢人愈以爲美亦效之見者欲嘔年三十而無人爽

婚乃自詣於齊宣王門爲陳時政王大駭服拜爲后

袁昂始事齊明帝曰昂昂千里駒卿實有之今汝名昂即字千里特拜御史中丞後復事梁爲吏部尚書武帝戲曰昔齊用卿爲黑頭御史今朕用卿爲白首尚書昂甚慚謝世號爲宗臣

宋山陰公主適何戢謂文帝曰陛下六宮數百妾惟駙馬一人何不均之甚帝哂之吏部褚彥回美鬚容一日值宿西閣主夜就之不爲移志主曰公鬚如戟何無丈夫意趣褚曰臣雖不敏不敢首倡亂階

唐中宗宴羣臣覩明欽新中六經科與宴自言能爲八風舞乃

撥地搖頭轉目帝大笑盧藏用嘆曰是舉五經掃地矣

人有一女兩家求之父曰東家富而醜西家美而貧欲東則左袒欲西則右袒女乃兩袒父曰此是何意答曰願東家食而西家宿

天下無兩全之事此女見識真堪絕倒直可補造化之所不逮

唐李休甫有六女極珍愛聽事壁開一横窻飾以雜寶障以絳紗使諸女戲於窻下每子弟入謁輒令自選覓取可意者事之

選壻○諧

唐魏元忠爲相有疾僚屬往省郭以伯爲御史獨後因效越王故事請觀便液即染指嘗之以驗病之輕重賀曰嘗云甜者不

寥今幸味苦保爲無恙元忠惡其諂媚辱得疾愈暴其詩於衆

聞者鄙之

唐盧肇黄頗皆宜春人同舉於鄉郡守獨餞頗明年肇狀元及第歸守接禮甚厚延觀競渡肇云向道是龍偏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守大慚

宋丁謂貶崖州司戶意甚無聊嘗謂客曰天下州郡孰爲最大客曰京師也謂曰恐未必然朝廷宰相今且爲崖州司戶則似崖州爲大矣聞者絕倒

進士張光遠性嗜勢媚附于索權豪無厭或遭門吏揵辱略不悔改時人詩云光遠顏厚遠過十重鐵甲

則天朝后有疾遍祭神廟給事中閻朝隱親撰祭文以身代犧沐浴伏於俎盤令僧道迎至神所觀者如堵張元一乃畫作狀圖以進后大笑

唐類說為承旨士爭趨之富川王賀吳興沈瀛夙負聲譽及同官權屬戔以詣說為戒衆聞而壯之一日賀乃購沈密潛往說致款升堂而瀛已先在不覺相視愕然

凡性而媚者雖強作硬漢到底熱中決忍不住的可發大噱

宋崇寧末蔡京為相策進士蔡嶷以諂附得首選一日晉謁乃謁京為叔京命二子攸修出見嶷不敢以兄弟相稱亟云向者大誤細思宗譜分實叔祖二尊係諸父行也京與二子不覺失

笑

程松諂事韓侂胄獻一妾於平原名爲松壽韓曰奈何與大諫同名松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庶幾得蒙記憶耳

唐宦者魚朝恩用事得賜金二錠轉奉錢溥溥欣然受之曰當與劉瑾作首領常頂戴太監

宋世祖寵殷貴妃暴薨謂劉德願曰卿等哭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號慟涕泗交流上志亦嗚咽甚傷他日或問羊曰公輩那得有此副急淚羊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

元危素死難不果徐達載以歸太祖雅重其名乃命爲學士一日上御東閣靜坐聞履聲橐橐徹簾內詔問爲誰對曰老臣危

莽上日是謂耶狀將謂文天祥耳素惶懼汗流明日謫居和州竟以憂死識者鄙之

王莽因臘日上椒酒陰置毒酒中帝飲之得疾莽乃作策請命於泰畤願以身代藏之金匱已而上廟謝鬻奏言畜通後非得白石有丹文曰告安漢公爲皇帝因請踐祚莽僞爲謙讓謝之孺皇帝後漢兵謂莽爲殺平帝乃發策金縢泣示群臣及被迫爲不食身隨斗柄高坐曰天生德於予漢軍其如予何卒爲衆所殺

嘗讀詩而見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眞僞有誰知不禁廢然曰嗟乎以此言之則甚

栢尙不能以定論乎孰知天公至巧再不肯使人半路埋沒好歹必有個結局的

唐天后多引學士元萬頃等使撰列女傳等令參決表奏以分宰相之權謂之北門學士

正嵬輿宰紙上旨人作配

醴泉人侯思止求爲御史天后曰卿不識字對曰獬豸何嘗識字但敢其能觸邪耳后笑而從之

侍御史傅遊藝上表請改國號太后遂以唐爲周稱則天聖神皇帝立武后七廟以遊藝爲大將軍期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號四時仕宦

晉王受禪稱帝求唐舊臣蘇循詣行在循至魏州卽拜謂之拜

毅見王呼萬歲獻筆三十枝謂之畫日筆

馮道滑稽多智浮沉取容自唐莊宗至周世宗歷仕五朝不離將相三公之位無更易一朝輒首爲勸進以養寵書著長樂老敘自述一生榮遇之狀時人雖以德量推之然終爲世所鄙越敘得榮耀却是自畫供招反不如不敘的藏拙乃名臣傳中首爲記載令人有穢史之歎

丁謂與寇準同相謂因寇稱譽得致通顯雖同列而事之甚恭嘗會食中書羹污準鬚謂起拭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耶謂大慚恨

宋鄧綰附會新法王安石喜之拜爲侍御史鄉人笑罵綰曰笑

罵由他笑罵好官還我爲之

宋吏部尚書許及之久不遷見韓侂胄不覺屈膝及生辰爭先慶祝及之後至門已閉而開未下遂俯僂而入時人謂之由竇尚書屈膝執政

南燕汝水冬月不冰燕王超惡之李超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色也陽氣照臨是以不冰燕王大悅

諂佞之談可與殷仲文柳伯仲

宣和辛丑方臘作亂官軍討之所過俘掠縉雲富民陳氏二女並爲所執植刃於旁曰從我則歸否則死長女不爲動延頸受刃軍斫之死次女竟受汙後有責之者曰爾獨不爲姊所爲乎

夫女慘然應曰難難難

昔有姑嫂二人路經高郵州蚊蟲極多因無帷帳不能忍遂往鄰舟客帳借宿竟爾失節其姑端坐達旦爲蚊嚙死皮肉都盡骨露爲之出地方以聞勅旌爲露筋娘娘建廟設祭迄今爲神設有人責其嫂必應爲難即使詢其姑亦必應爲難

（定姑爲神）

余因借此以與陳氏二女參看

宋神宗頻幸蔡京第有謝表云主婦上壽請酬而肯從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卻時傳以爲笑談

明正統間太監王振擅權工部侍郎王祐拜爲義子出入其門祐貌美而無善伺振顏色振甚眷焉一日問曰王侍郎爾何

無鬚補對曰老爹無鬚兒子豈敢有鬚振爲微笑心甚器之

宋王全斌伐蜀蜀主孟昶遣王昭遠禦之昭遠援臂而言曰吾此行非止克敵取中原如拾芥耳執鐵如意指揮三軍自方諸葛武侯宋師擊之三戰三敗退次魏城堅不敢出

王昭遠敗蜀主請降因命李昊草表前蜀王衍之降也降表亦出昊手蜀人乃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

徐敬業叛命郭弘伯討之誓云吾必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聞之大悅特授御史時因號爲四其御史

漢王莽諷益州塞外蠻夷來朝獻白雉太師孔光等遂稱莽功德比周公致成周白雉之瑞宜號爲安漢公加宰衡莽謬爲謙讓太

保寧復奏言天下咸公辭讓莫不仰伏另于路建坊以旌賢
併錄文王御虞芮何以加宜頒告天下
嘉靖時方士段朝用以燒煉術昕郭勛以進特賜名崇府宣忠
高士後獻萬金以助工雷壇上悅後屢試其術盡不驗遂疏之
萬曆五年丁丑閣臣張居正居父喪奪情視事編修吳中
行趙用賢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交章劾其貪位忘親居
正大怒欲加重罪禮部尚書馬自強為解居正以一手撚鬚跪
曰公饒我掌院王錫爵亦造喪次求寬居正因聖怒不可測錫
爵曰即聖怒亦為老先生而怒嘗容坐視語未畢居正不覺屈
膝於地舉手引刀作刎頸狀曰爾殺我爾殺我錫爵大驚趨出

明日四人同時受杖尋遣戍觀政進士鄒元標憤甚視四人杖
畢而上疏越二日亦有旨廷杖謫貴州都御史陳瓚在告貽書
馮自强曰師相專宗伯宜倡疏留勿遺我名自强嘆曰此老病
必不起心先死矣

李自成入承天門顧盼自得躍馬彎弓指門榜語諸賊曰我一
矢中其字必一統及射之卻不中中天字下自成愕然賊將牛
金星進曰中其下當中分天下自成喜投弓大笑

永樂既立覽章奏多干犯者輒令焚之以滅其跡已而問解縉
等曰爾輩宜皆有之衆猶未對修撰李貫進曰惟臣實無上曰
爾獨以無爲賢耶食其祿則思任其事朕非惡盡心於建文者

世惡誘之壞法道之亂政者耳貫大惭

成化中萬安以萬貴妃得寵冒認同族結爲兄弟進僭纖眈以固寵深結李孜省以對援孝宗東宮時檢知其惡及憲宗崩升道交章論之上令懷恩以疏至閣示安移股一卷安跪泣乞哀至無去志恩乃令摘其所佩牙牌推其背曰請出矣安始惶悚歸第安久在內閣人或諷之即曰安惟一死報國及被黜在道猶看三台星冀復用也其無恥如此

嘉靖十四年給事中薛宗鎧孫應奎合疏論吏部尚書汪鋐姦貪誤國鋐上章自理全無去意上雖慰留而心頗鄙之召費宏至時論曰鋐爲九卿之長被論如此何顏在朝且又不肯自陳

如國體何卿輩宜使聞之二人遂以諷鉉鉉不得已始引疾賜歸

○○○一集窘急

欲人不知除非莫做我們他也識彼扺得不來進藏不過漏洩機關心驚膽怖集窘急

唐孟浩然與王維友善一日隨入内署俄而玄宗駕幸維第浩然不得已急匿牀下帝覺之問爲誰維以實告上曰朕久聞其名未識其面詔使出見令誦生平得意詩浩然誦至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上不悅曰卿不求仕朕未嘗棄卿奈何怨望乃爾何不云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之句耶乃放歸不用

宋趙普獨相十年太祖嘗幸其第會吳越遣使致書及送海物

宋[illegible]遣[illegible]所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海物必佳命啟之開兩皆瓜子金也普惶恐叩謝曰臣實不知上曰第受之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普流汗沾背

唐德宗微行西明寺宋濟葛巾方坐抄書上曰茶借一杯濟曰鼎水方煎請君自取上問姓名濟曰姓宋行第五須臾聞呼官家濟惶恐無所容上曰宋五亦頗坦率後吏部放榜斷無濟名上笑曰宋五又坦率也

宋真宗祥符中命詞臣撰日本國祥光記當直者學不優常以張君房代之既傳宣甚急而張適醉倒樊樓詰之不醒紫微大窘楊大年錢希白戲作風雅令以譏之曰世上何人號最閑司

監拂衣入華山世上何人號最仙紫微失卻張君房

唐則天朝武后嘗賜張昌宗集翠裘令與狄仁傑雙棋賭賽狄因指所衣紫駞袍曰臣以此敵后曰似爲不等狄曰此大臣朝見奏對之服也昌宗累局連北狄竟褫裘謝恩而出

明憲宗宴駕內監於宮中檢得一小篋皆房中術也署曰臣萬安進太監懷恩袖至闕下當衆示安曰是豈大臣所爲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

劉秀攻王郎至薊會王子接起兵應郎城中擾亂秀趨出至蕪蔞亭餒甚馮異進荳粥又聞郎兵後追從者皆恐擬渡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澌流無船可渡秀使王霸再視霸恐衆驚詭曰

氷堅可渡遂驅而前氷果合渡畢而氷即解及至南宮復遇大風雨賁粧盡溼秀引車入道傍空舍焉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進夜馳赴信都

漢元嘉元年群臣朝賀梁冀帯劍入省尚書張陵叱出勑羽林虎賁奪劍冀致謝陵不應卒解之即劾奏冀宜下廷尉治罪河南尹梁不疑嘗舉陵孝廉謂曰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才誤見擢敘今申公憲正所以報私恩也不疑大慚

王敦作亂王導帥宗族詣臺待罪周顗將入導呼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不與言及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切及出導又呼之顗亦不顧但謂左右曰明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

既又上表明導無罪言最懇至導不知深恨之及後呂錡說教除顗等敦問導導不答遂收顗殺之迨導檢中書故事見救己之表乃泣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冥冥之中負此良友矣

隋楊廣淫暴文帝所寵陳夫人旦出更衣過而逼之拒之得免上知之怒曰畜生無禮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欲復太子勇廣遂弑父自立勇亦被殺因以同心結賜陳夫人遂召幸

唐太宗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樹也宇文士及從旁譽之不已上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初不知佞人爲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謝慚懼無所容

唐宣宗詔刺史外徙必至京師面察能否令狐綯徙其故人爲鄰州牧便道之官上見謝表謂綯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故欲見之以訪問其設法令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天方寒甚綯汗透重裘顛不能答出曰吾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沾衣也

中和元年宦官田令孜召朝貴飲張濬恥於衆前拜之乃先謁謝及客畢集令孜大言曰令孜與張郎中淸濁異流今日於隱處謝酒則又不可濬羞愧無地

宋神宗嘗謂輔臣有無人才之嘆蒲宗孟曰人才半爲司馬光邪說壞盡宗孟乃不取光耶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卽位以來

惟見此一人他人雖廹之使去亦不肯也宗孟戰慄無所容[一]
宋中書侍郎林攄唱貢士名不識甄盎字徽宗笑曰卿誤耶攄慚恐無語而爲發亦明日出知滁州
金粘沒喝入天長軍報至高宗倉皇無措乘騎馳至瓜州得小舟渡江時汪彥伯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浮屠說法堂吏大呼曰金兵搶至聖駕行矣二人相顧失色乃戎服策馬南馳
明武宗時流賊趙風子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棄家逃出僅以身免賊焚其屋舍發其墓塚復取芳衣冠被之庭樹斬其罪惡引劍斫之曰吾今日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鈞州不克初欲屠城因尚書馬文昇家在鈞中竟引衆去

觀此則知惡人何嘗便宜善人幾曾喫虧可見賊也原知好

反若人不分善惡未免賊亦不如

遣愁集卷十二

一集情癡

情可以生亦可以死既不可有又不可無果若有情癡者爲多何害書者何妨龍鍾集情癡

唐進士崔象辭曲江宴乃以雕龍載歌妓遊觀爲園司所發崔亢主罰鍰事判云深慚席帽密耿襜車紫陌尋春既隔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

歐陽詹得太原妓遺詩曰自從銷瘦減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識舊時雲鬢樣開取鏤金箱

漢張敞爲京兆尹常爲妻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嫵有司以

聞上問之對曰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情之所鍾殆有甚於畫眉者上笑之

唐玄宗宴諸王于木蘭殿時木蘭花正發皇情不悅楊妃醉中舞霓裳羽衣一曲天顏大喜方知迴雪流風可以旋天轉地一日上在便殿覽漢成帝內傳妃子後至以手整上衣領曰看何書史上笑曰是成帝獲飛燕記因其身輕若不勝風恐其飄翥爲造水晶宮令宮人掌之而舞復笑曰爾則任吹多少蓋謂妃微有肌也妃曰霓裳羽衣一曲似可掩映前古上曰朕纔戲卿便欲嗔乎

蜀後主自裁小巾宮妓多衣道服簪白蓮冠舞侍宴酣醉則免

冠髽髻別爲一家之美臉施脂粉夾蓮額號曰醉妝國人歌曰這邊走那邊走只得尋花柳那邊走這邊走莫厭金樽酒又與嬖倖韓昭顧珣潛迎等爲狎客競扠手搖頭令唐師入境遇其報而遊道師至利州方知將士怨曰且打扠手搖頭客周宣帝曰自知身命促把燭夜間遊

郭璞有異術偶至廬江太守胡孟康家酷愛其婢無由而得乃取赤豆三升兜之繞散其宅主人晨起忽見赤人數千圍其家甚惡之請璞爲卜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外賣之此妖自絕胡從之璞私令人在彼候買遂復爲符投井中赤衣人皆反縛自投於井

顧愷之嘗悅一鄰女挑之不從乃圖其形於壁以棘針釘其心女遂心痛愷之致其情從之遂密啟其針而愈

太學生任昉字少明眷一妓日夜不暫離妓以老嫗間隔謂昉曰吾二人情重莫若尋利刀其死一處昉佯諾之乃覓木刀畀妓妓久不覺昉未之信以銀紙數重置於枕下擇日就死妓深信焉臨期昉遂遷延時日使稍疑揭紙視之一木刀也即大慟絕昉昉因作雨中花詞以曉之意始解情好愈密

晉桓玄請殷荊州殷正在妾房晝眠左右辭不與通後相遇言及此事殷曰初不眠縱有此豈不以賢賢易色也玄笑首肯

孫子荊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交

登遐忽已一週禮制有敘告除盡丘臨詞感慟中心若抽王曰我未知其情生于文文生于情覽之但覺令人悽然增伉儷之重

晉潘岳字安仁妙有姿容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或擲以菓常滿車而返左太冲張孟陽絕醜亦復效岳遨遊於是群女齊亂唾冲委頓憩歸小兒見張譏然其笑至以瓦石投之亦至盈車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戎悲不自勝山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戎曰太上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山服其言更爲之慟

王凝之妻謝夫人既婚甚薄凝之既歸家意大不悅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亦顏不惡汝何恨乃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謝韶字)遏末(淵字)不意天壤閒乃復有王郎

桓子野伊每聽清歌輒喚奈何謝太傅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姑欲將去咸聞之乃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

王曦年少有令名神明可愛人謂行長影亦好嘗出行從指麾

下度轉流涕悲哀王丞相曰此是有情癡

袁粲字奉倩嘗謂婦人才智不足稱當以色爲主聞曹洪女美特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後婦冬月病熱乃出庭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及亡嘆曰佳人難再得痛悼不已少府亦卒裴令聞之曰此乃興到之事非盛德之言冀後人莫昧此語

宋陶穀學士使江南與妓秦若蘭交好贈以詞云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把鸞膠續斷絃是何年東方朔十洲記謂以鳳喙麟角作膠能續斷絃

唐楊妃死於馬嵬驛以紫褥裹尸瘞於山側後玄宗幸蜀過其所念之使中使具棺木更葬則見故香囊猶在懷中使以聞上爲之流涕

鄭畋少女好羅隱詩常欲委身焉一日來謁畋知女意密令覘之因見其貌寢陋遂終身不讀江東篇什

衛洗馬玠初度江形神慘悴語左右曰見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

人是蠢然無知者方有福分且極受用一若有情便生出許多感慨矣每嘆曰既是吾生薄命何為生我多情

趙松雪學士嘗作小詞贈管夫人云我儂兩個忒煞情多譬如將一塊泥捏一個你塑一個我忽然歡喜呵將他來一齊都打破重新下水再團再鍊再調和重塑一個你再塑一個我那其間那其間我的身子裏有了你你的身子裏有了我

桓溫尚晉公主溫西征李勢破之取其妹爲妾因檻主逕之外宅主竊知之自率宮婢而往女方梳粧未竟散髮而前云國破家亡不勝含羞以至今日若能見殺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主擲刀於地前抱其頸曰吾見猶憐何況老奴遂載與俱歸

鄭靑泉臨卒時語同輩曰必葬我於陶家之側庶幾百年後化而爲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

石崇富甲天下見綠珠之美即以明珠十斛買之後以佐客趙王倫見而悅之使人諷崇崇不之許倫怒乃謀殺崇欲圖珠珠聞崇變即墮樓而死

評云富者衆之怨也色者禍之媒也李倫既以富封怨又復

以色致族易日慢藏誨盜冶容誨淫崇業坐其病安得不敢見死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尚樂昌公主陳政衰謂主日國破伊必入權門倘情緣未斷尚冀相見乃以祖傳鸞奩鏡剖之各執其半約他日正月望日賣於都市及陳亡主果爲越公楊素所得德言乃寄詩云鏡與人俱去鏡歸人未歸無復姮娥影空留明月輝主得詩悲泣不已越公聞之愴然乃召徐還其妻

雖得舍人有信又難得公主多情更難得越公慷慨好義分而復合洵稱佳事

蘇堤建湖心宮中第一箏手清明日上令宮妓踏青誰慢賀偶

爲見而悅之因樂供奉楊羔潛通消息羔令崔作小詞方得見薛崔吟日今生無所願願作樂中箏得近佳人纖手內砑羅裙上放嬌聲便死也爲榮因各賜薰肌酒一杯崔後謫補荆南司錄參軍薛因毀箏爲監軍所取赴闕明皇因見前詩特賜薛爲崔生妻

王長史一日登華山忽大慟哭曰瑯琊王伯輿終當爲情死

遣愁集卷十二

一集巧遇

緣不可分合不可離前定在天人所不知無待强求無容預計邂逅相逢翛然而至集巧遇

王積薪夢龍吐棋經授之其義精妙遂爲國手一夜宿村店聞間壁棋聲錚錚及明往覷僅見二翁對坐了無局在問之曰手談也

汝南桓景路遇費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有災急令家人作紫囊盛茱萸繫臂登高山飲菊花酒竟日此禍可消景如其言至夕歸見家中鷄犬多暴死房曰代矣

張君壽浪遊江湖間，八月十五夜，皎月澄空，水天一色，忽見上流一舟如雀舫，一老翁盪槳而歌曰：郎提篙網截江圍，妾把長竿守釣磯，滿載舫魚都換酒，輕煙細雨又空歸。君壽異之，刺舟與語，又歌云：蓼香月白醒時稀，潮去潮來自不知，除卻醉眠無一事，東西南北任風吹。歌罷，飄然而去。

有李生者，其舅姓盧，有道術，邀詣其居，曰：求得一妓，兼善箜篌，令侍飲。箜篌上有朱字，曰：雲中下江樹，天際識孤舟。後娶陸長源女，乃所見于盧家者，果善箜篌，朱字宛然。生具說前事，女曰：往常爲此曲爲御官所滯。

漢司馬相如至臨卭，過富人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

卿素與臨邛令王吉善時王孫門下家僮八百人相謂曰聞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并招令長卿酒酣令曰聞公善琴請撫一曲以爲娛因見文君從簾内窺遂以琴心挑之乃歌云鳳兮鳳兮歸故鄉遊遨四海求其凰時未遇無所將何悟今夕登斯堂有艷淑女在此方室邇人遐我獨傷何緣交頸爲鴛鴦長卿從騎雍容閒雅甚都文君竊慕心悅焉既罷復令人重賂文君侍者以達慇懃夜乃奔長卿共歸成都

唐錢起夜宿驛舍聞窓外有誦聲云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起怪而識之至天寶十載應舉座主李暐試士以湘靈鼓瑟詩題起賦曰善鼓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徒自舞楚客不堪

聽雅調淒金石清音發杳冥蒼梧來暮怨白芷動芳聲流水傳湘曲悲風過洞庭至落句意久不屬因思及前聯遂續足之主師見其末句風致不凡謂無人間煙火氣大加稱賞竟中魁選

晉王徽伯會稽人少好學善鼓琴年十八仕於東宮爲衛佐休暇還鄉避吳維舟中渚登亭望月悵然有懷乃倚琴歌泫露之詩俄聞戶外有嗟嘆聲啓戶視見一女子甚有容色謂徽伯曰女郎悅君琴韻願其撫之繼而女郎至姿質婉麗綽有餘妍從二少女乃撫琴揮絃調韻哀雅復命大婢酌酒小婢彈箜篌作宛轉歌女郎脫頭上金釵扣琴絃而和之歌曰月既明西軒琴復請寸心斗酒爭芳夜千秋萬歲同一情歌宛轉宛轉悽以哀

願爲星與漢光景共徘徊其二曰悲且傷參差淚成行低紅掩翠方無色金徽玉軫爲誰鏘歌宛轉宛轉悽復悲願爲煙與霧氤氲對容姿歌畢將去留錦臥具數物以遺敬伯敬伯報以牙火籠玉琴軫至虎牢吳令劉惠明有愛女早世舟中亡失臥具於敬伯船內物色而獲敬伯具以實告劉猶未信檢視帳中果得火籠琴軫女郎名妙容字雅華與二婢俱善容姿初亡

萊公準少時過大梁宿逆舍夢至一處翠峰流水有女童引至磐石與兩人對坐共食櫻桃女童曰人有分趨左右公執其手卽覺自汴回梁再宿郵館有老姥曰孫女櫻桃將令出拜公悟售爲妾言多補益

郗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赴王丞相、求其子爲壻、王令自往東廂、任意選擇、歸白曰、諸郎並佳、但聞客來覓壻、咸自矜持、惟有一郎在東牀上坦腹而臥、了如不聞、郗云、正此好、訪之、乃逸少羲之字、因以女嫁焉、

謝安偶出西郊遊戲、失車牛、便杖策徒步而歸、道逢劉尹、語之曰、安石將無傷、乃與同載而回、

晉王子猷出都、舟泊渚下、素聞桓伊善吹笛、而不相識、是日遇桓於岸上過、客有識之者曰、是卽桓子野、王急令人相語云、聞君笛最高妙、可試爲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然向知王名、卽便欣然下車、踞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上車而去、主客不交一言、

褚太傅初渡江、嘗入東至蘇州金閶亭適吳中豪右燕集於亭
褚雖夙有重名造次不相識別敕左右多與茗汁少著粽粒汁
盡輒益終不得食褚公黙然飲訖徐舉手向衆云還認得褚季
野否於是四座驚駭狼狽而散

王子猷嘗過吳見一士大家有好竹主已知其嘗往乃洒掃施
設在廳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咏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
通問不意竟欲出門主大不堪便令左右閉戶不聽出王更以
此賞之始爲留坐盡歡而別

霍去病光之弟也父仲孺爲平陽縣吏給事平陽侯曹壽家與（不知何）
（侍得過大青）侍兒衛少兒通（青之從姊青之嫡姊師衛紫燕濮 武帝寵幸召入宮爲夫人後爲后）事畢歸娶生

光絕不相聞問竟不知少兒已生去病後去病爲驃騎將軍與衛青同官並擊匈奴至平陽傳舍遣使迎仲孺與母相會跪而告曰去病不蚤知爲大人遺體有缺奉侍罪莫大焉爲置買田宅奴婢而歸

唐賈島於京師騎驢衝行偶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始欲用推字又欲着敲字擬議未定遂於驢上作推敲之勢時昌黎韓愈權知京兆尹島不覺出神直衝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島具道所以愈曰敲字更佳即與並轡而歸爲布衣交

昔一人以祖遺十八學士圖獻之豪士甚愛重之許以百金爲[illegible]止得十七人還之其人抱歸泣於途遇白玉蟾叩

以故乃爲題筆於上云臺閣崢嶸倚碧空登瀛學士久遺蹤邪青想出忠良千點御嘗年許敬宗其人詐談仍護下舍

宋趙與莒燕懿王德昭之後希瓐之子也家於紹興山陰縣母全氏初慶元人余天錫爲史彌遠府童子師性恭愿史深器重之以寧宗無嗣欲借沂王置後爲名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秋試乃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有賢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浙值天雨過全保長家避雨全知其丞相館客具雞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異而問之答曰此吾外甥趙與莒與芮也日者相士嘗言二兒後當極貴天錫因說彌遠之言及還臨安以告遂召見史善風鑑大奇之留爲秉義

還我年

郎後竟以繼貌

高唐賦楚襄王與宋玉遊巫山雲夢之臺高唐之觀怠而晝寢見一美人曰聞王遊此願薦枕席因幸之將去曰妾乃巫山之神女也名曰瑤姬常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北朝爲行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隋開皇中趙師雄遊羅浮天寒日暮於松林酒肆傍見一美人淡粧素服時月色微明師雄與語言極清麗芳香襲人遂邀至酒家共飲忽一綠衣童子笑歌戲舞而前既醉就寢但覺寒氣逼身因起視身在梅花樹下翠羽啁噍月落參橫美人童子俱不知所在悵不能已已

唐馬周入蜀貧極無聊舍於新豐逆旅乃命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始驚異將軍常何見之乃延之爲客後詔求直言因爲常具草陳奏便宜二十餘條太宗怪問常武人何以能此常以家客馬周爲言具稱對特拜監察御史

蕭史秦人善吹簫穆公有女名弄玉好之遂妻焉因教玉吹簫作鳳鳴郎有鳳至乃作鳳凰臺以居之一夕互爲吹簫雙鳳忽集遂乘之而去

南岳鄭先生隱衡山有神仙魏夫人乘雲而至從少姬三十餘年皆十六七謂曰君有優分所以來尋後見青鳥一雙如鶴大鼓翼飛鳴乃謂弟子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青鳥既來會期至

矣遂跨之去

洛中舉子與妓茂英善時年甚少後十載英尚未嫁復於江外遇之因贈詩云憶昔當初過酒樓茂英年小尚嬌羞隔窓未省聞高語對鏡曾窺學士頭一別中原俱老大重來南國見風流彈絃酌酒談前事零落碧雲生暮愁舉子因謁節使留連數月宴飲既頻復與一酒糾頗洽一日告辭帥厚贐之復開筵送別因留絕句與糾云少插花枝少下鐏須防女伴妬風流座中若打占相令除卻尚書莫點頭因談舞曲遺書帥府館取覽之即令人送贈

陽公雍伯好置義漿施給行人三年有一人就飲曰何不種菜

答云無種其人出子一升曰種此生美玉且得佳偶公種之於藍田數歲得璧玉百枚後聞北平徐氏有女甚美公使人求之徐氏曰須得白璧一雙爲聘當與成婚還報公乃以白璧五雙送之徐氏愕然大驚遂以女妻焉

明楊文貞公在內閣時夫人已去世惟一婢侍巾櫛一日宮中有喜慶大臣命婦皆入朝賀后聞公無婦命召其婢至見其貌既不揚衣復儉陋命妃嬪重爲梳妝易內製首飾衣服而遣之且笑曰此婦楊先生恐不能認矣明日命所司如制封之不限常例其眷遇之隆古今無比生男導字簡叔能詩文善談論以尙寶卿陞南京太常復與榮封

遣愁集卷十三

虎林余　斋生生
松陵頤有孝茂倫　鑒定

古吳張貴勝晉侯纂輯

友人
陸　翀聖求　周　珍英斯
吳　僑天斐　錢敬中天倪
沈持梾成夏　許堯勳文安　訂正
趙紹燕舒文　吳世芳聖蘭

○○○一集風流

國色超羣天姿絕世風流所宗蘊藉所繫綃帳斜眠雕欄獨

倚對之魂銷遇之心醉集風流

唐天寶中李白供奉翰林時禁中初重木芍藥植興慶池東沉香亭畔會花開明王乘照夜白太眞妃以步輦從選梨園子弟得樂十六色伶官李龜年手捧檀板押衆樂前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詞命龜年持金花箋宣賜李白令作新詞上歘白立進淸平調三章云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一枝濃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 名花傾國兩相歡常得君王帶笑看解識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欄杆上命龜年歌之太眞妃持玻璃七寶杯酌以西涼葡萄酒笑領歌意

上親調玉笛以和之每曲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妃自快飲
醉撤殿前金蓮燭遣內侍送歸私第自是頗自特異

首句便着二想字妙不可言蓋喻其難以形容也而花與妃
步步相關切極揄揚中却微含譏刺豈非天才豈非仙品

李白自進清平調明皇與太真大加稱賞因此出入宮闈寵眷
無比一日命宜赴闕適白醉倒樊樓急搖之醒乃朗吟曰我醉
欲眠君且去使不待已動奏上即勅內侍扶挾走馬上殿

明皇臨沉香亭召楊妃妃被酒新起命高力士從侍兒扶挾而
至輕盈丰韵嫋娜不勝翩躚飛舞宛如玉樹臨風上斜眼睒之
笑曰此真海棠睡未足耳

剪松陵葉氏仲韶有三女幼名小鸞才色雙絕詩文並美晨起未及梳粧往候其母母尚未起揭帳問安因見其貌美甚乃笑語之日我見猶憐未識畫眉人道爾何如也

宋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曉起臥於含章殿檐下適有梅花一片飛落主額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後人爭效之為梅花粧

楊貴妃與祿山嬉遊祿山醉戲引手抓傷妃子胸乳間妃慮上見痕乃以金為訶子遮飾之宮中慌為美觀皆相效焉

李翱為尚書江淮進士盧儲投卷來謁李方展卷披閱因赴公字視事長女將及笄見文尋繹數四擊節嘆賞日此人將來必作狀元李聞之遂定為婿明年果及第纔過殿試徑赴任期因

[illegible]佳姝詩云昔年將去玉京遊第一仙娥許狀頭今日已成秦晉好並教鸞鳳下瓊樓

吳孫和悅鄧夫人常抱置膝上僧弄水晶如意誤傷夫人頰血涔袴醫者曰得白獺髓襍玉屑與琥珀拭之當滅痕及差有赤點更益其妍諸嬖見之悉以丹脂點頰以要寵

吳七郡王有二愛姬一名梅嬌一名杏倩丰姿並俊尤善詩詞王盛暑臥於涼亭吟云涼亭九曲闌干遶四面荷香來好身眠八尺白蝦鬚頭枕一枚紅瑪瑙彝龍畏熱不敢行海波煎碎蓬萊島命二姬各續一句以足其韻梅云公子猶嫌扇力微杏云遊人尚在紅塵道王大賞之續已二人各矜所長梅作一詞

誇巴喇杏云一種陽和玉英初綻雪天分外精神冰肌玉骨別
是一家春樓上笛聲三弄百花都未知音明窓畔臨風對月曾
結歲寒盟笑杏花何太晚遲疑不發等待春濃只宜遠望舉目
似燒林麗質芳姿雖好一時取媚東君爭如我青青結子金鼎
內調羹杏答云景傍清明日和風煖數株濃淡胭脂春來爭起
惟我獨芳菲幾番雨過似佳人細膩香肌堪賞處玉樓人醉斜
插滿頭歸笑梅花何太瘦消疎骨肉葉密花稀不逢媚景開後
甚孤悽恐怕百花笑你甘心受雪壓霜欺爭如我年年得意佔
斷韶春時王蘭之悉加稱美為作梅杏詞以和解之
昔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

餅既飲噉汗大出以朱衣自拭轉覺顏色皎然光彩愈見

驃騎王武子衛玠之舅也儁爽有風姿人咸羨其美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朗然照人如明月入懷視之自覺形穢

長史王洽為中書郎往尚書許敬和所爾時積雪未消王從門外下車步入省垣著公服敬和遙望嘆曰此不復似世中人

桓大司馬稱謝仁祖云諸君莫輕覷仁祖企腳北窗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想

唐太宗作文學館以房玄齡杜如晦等十八人充之每杏以詩書政事號為十八學士又命閻立本圖像於館以彰禮賢之典與其選者時人謂登瀛州

天寶遺事、都下有名妓楚蓮香者、國色無雙丰姿絕世偶一行

香風裊人每出則蜂蝶結隊相隨葢慕其香也

溫嶠喪婦從姑劉氏有女甚姿慧屬之覓婚嶠有自娶意答云

佳壻難得倘如嶠比若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殘

年何敢希汝比都後少日報姑已覓得婚處門第頗可壻身名

宦盡不減於嶠因下玉鏡臺爲聘姑大喜既婚交禮畢女以手

披紗扇擊嶠首低聲含笑曰我固疑是老奴今郎果如所卜

唐白樂天有妾一名樊素口如含桃一名小蠻腰如細柳嘗有

詩云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

漢成帝后趙飛燕身最輕盈令力士托之掌中能爲舞因作瀛

洲臺榭與后登之歌歸風送遠之曲以文犀箸擊玉甌爲
臨風揚袖曰仙乎仙乎若欲飛去者然上令持其裙風止裙爲
之縐因號爲留仙裙

武林名姝小青禮大士詩云稽首慈雲大士前莫生西土莫生
天願爲一滴楊枝水灑作人間並蒂蓮臨水語影云新粧竟
與畫圖爭知在昭陽第幾名瘦影自憐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
看牡丹亭記云冷雨幽窗不可聽挑燈閒看牡丹亭人間亦有
癡於我不獨傷心是小青踏青云西陵芳草騎轔轔內信傳來
喚踏青杯酒自澆蘇小墓可知妾是意中人看梅云春衫血淚
點輕紗吹入林逋處士家嶺上梅花三百樹一時應變杜鵑花

小青才色絕世所適非人悒鬱而死吟詠盈箱惜俱爲妒婦所焚此特其零匪餘幅耳時並憐之周君建爲作儀詩云雲在天涯水在瓶梨花肌瘦對離亭昭君遠嫁文君老枉死人間一小青休將薄命與天爭絕代風流絕代名修得來生醜才子鴛鴦枕上喚卿卿

隋煬帝尚奢華崇殿樓觀窮極侈麗後宮美女動以數千風斛殿脚女吳絳仙善畫長蛾帝特憐之由是爭爲長蛾行宮官吏日進供螺子黛五斛號爲蛾綠帝每倚簾熟視移時不去後以合歡水菓賜絳仙絳仙以紅綃箋上詩稱謝帝喜謂侍從曰絳仙非惟姿容秀美觀其才調真女相如也又爲建瓊樓樓上設

四貲恨一名散春愁一名醉忘歸一名夜合花一名延秋月常與嫦娥及絳仙輩寢處其間

薛瑤英號香兒自幼以香屑襍飲飼以啗之及長肌膚香艷姿色妙絕元載得之寵愛特甚爲之建芸香堂金絲帳却塵褥衣龍綃一襲舉之無二三兩摶之不盈一握蓋其體輕所不勝也

隋煬帝所寵幸袁寶兒騃冶多態時洛陽進合歡帶迎輦花帝令持之號司女花一日謂虞世基日寶兒雅多憨態卿試嘲之因爲詩云學畫鴉兒半未成垂肩彈袖太憨生緣憨却得君王寵常把花枝傍輦行

王仁裕集開元天寶遺事有云沉香亭前有木芍藥卽今牡丹

花一枝兩頭晨則深紅午則深碧暮則深黃夜則粉白晝夜之內香艷各異帝曰此花木之妖不足訝也取其解意多態時與貴妃倚闌共賞之

鄭願卿姿態閑雅雜劇最高對時中常以黃金玉管鳳鳴鸞吟擬其聲韻不生與王元鼎相容偶疾思食馬板腸王郎殺所騎駿馬以啗之參政阿魯溫屬意之一日戲曰我何如元鼎答曰參政宰臣也元鼎文士也經綸朝政致君澤民則元鼎不及參政嘲風弄月惜玉憐香則參政何敢望元鼎魯溫聞言一笑而罷

陳全游金陵名妓也嵩於詞章多有趣味盡皆俏語題睡鞋詩

云新紅睡鞋三寸正不着地偏乾淨燈前敲晚燒秋底勾春興醉人兒幾回輕滯醒一日與鄰妓何瓊仙同飲見雕雞相交請咏之應聲云女裹禽非走獸風流事誰不有只得暗地偷情那許當場弄醜若是依律問罪應該笞杖徒流更加一等然論殺來與我下酒咏新浴云華清宴罷新浴起帶濕裙拖地草嫌月色明偷向花陰立俏東風俏東風有心兒輕揭落又見一妓就地小遺咏云綠楊深鎖誰家院佳人急走行方便揭起綺羅裙露出花心兒衝破碧苔痕濺地飛珠濺那小娘兒不怕牆兒外馬兒上有人見後為士夫所要生三子皆貴顯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為椽屬賈充女於青瑣中見而悅之托

婢達意壽心動潛修音問及期往宿踰垣而入家人莫知
問壽身有奇香乃西域月氏國王遣使獻魏武從得四兩大如
雀卵黑如桑椹燒之一着人衣芳氣三月不散充謂帝唯賜已
及陳騫餘無此者因疑女與壽通乃與婢女考問其以實告充
雖知而不言遂以女妻之

集鬚眉婦

雖具鬚眉忝列衣冠優柔不斷屈辱權家奴被制抑小爲歎廟堂削色閨閣同看集鬚眉婦

漢成帝委政王鳳權悉歸之劉向上封事極言王氏與劉氏勢不兩立陛下縱不爲身計奈宗廟社稷乎書奏上但嘆息悲傷深嘉其忠義終不能自振

蔡伯喈邕亡命江湖積十二年（蔡傳出見後子集）董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至卓怒詈曰我能族人邕懼即應命而出甚見愛重三日內周歷三臺

唐山人李唐見肅宗上方抱幼女於膝唐曰上皇思見陛下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聞之泫然泣下然終畏張后不敢詣西內

唐代宗在東宮時以李輔國專權心甚不平及嗣位以其有殺張后功不欲顯誅之夜遣盜入其第竊其首及一臂而去

輔國弄權法應受誅朝廷作事何不明目張膽聲罪致討而乃掩耳盜鈴以賊殺之乎何以示武於天下也

唐文宗自甘露之變忽忽不樂謂李石曰朕與卿輩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而無聊但飲醇酒求醉而已一日問學士周墀曰朕何如周赧漢獻墀對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

二王受制於强諸侯脅刼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皆不如也因泣下沾襟自是得疾不復能視朝

宋光宗欲謀誅宦官近習懼離間兩宮帝疑之不能自解會詩皇妃以黄貴妃有寵鬬殺之以暴疾聞翌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黄壇燈燭盡滅不能成禮而罷震懼增疾遂不視朝及趙汝愚入對往復規諫兩宮之情始通乃朝於重華宮竟日而還

萬曆戊戌科進士王紹徽陝西咸寧人爲魏忠賢乾兒官至吏部尚書進退一人必稟命於忠賢時稱王媳婦嘗造點將錄傾害東林諸君子忠賢閱其書嘆曰王尚書斌媚如閨人今筆挾風霜乃爾眞吾家之珍也愈親愛之其稱東林開山元帥托塔

天王南戶部尚書李三才總兵都頭領天魁星呼保義大學士葉向高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書趙南星掌管機密軍師天機星智多星右諭德繆昌期天閒星入雲龍左都御史高攀龍協同參贊軍務頭領地魁星神機軍師禮部員外顧大章掌管錢糧頭領天富星撲天鵰禮部主事賀烺地狗星金毛犬尚寶司少卿黃正賓正先鋒天殺星黑旋風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左右先鋒地飛星八臂哪吒吏部郎中鄒維璉地走星飛天大聖浙江道御史房可壯五虎將天勇星大刀手左副都御史楊漣天雄星豹子頭左僉都御史左光斗天猛星霹靂火大理寺少卿惠世揚天威星雙鞭手浙江道御史袁化中天立星雙鎗將

太常寺少卿周朝瑞又有馬軍八驃騎八將八員走探聲息走報機密頭領二員行文走檄調兵遣將頭領一員掌管行刑劊子手頭領二員巡視城垣頭領一員定功賞罰軍政司頭領二員考算錢糧支出納入頭領一員分守南京汛地水軍頭領八員守護中軍頭領十二員四方打聽巡接來賓頭領八員專守帥字旗頭領一員馬軍頭領二十員步軍頭領二十七員

色所列如李應昇蔣允儀解學龍吳爾成孫慎行陳子壯錢謙益文震孟方震孺徐憲卿鄭三俊毛士龍夏嘉遇周順昌何士晉趙時用等人皆南直人也一時更有東林朋黨錄東林同志錄東林籍貫羣小同心排擠正士不遺餘力

兒婿嚴天不知適成其狎妾之賤耳身名俱喪可不懼哉雖帶鬚眉目之爲婦誰曰不宜

魏忠賢盜柄揚州知府劉鐸感憤作詩詩有陰霾國是非之句偶書於扇頭爲邏者所告逮送刑部大司寇薛貞鞫辭辛丑科進士陝西韓城人忠賢乾兒也詰鐸曰朝廷信任魏上公便如日月中天爾敢毀謗如是負非有目無珠有胸無心者耶鐸曰閒也鐸目無法家之珠胸無法家之心故不能開法家之口罪將奚逃貞大怒笞之二十擬鐸大辟或謂貞曰鐸亦人耳罪之以辟得非殺人媚人爲鬚眉丈夫所笑乎貞答曰世之所謂賢眉固仕路之鬼門關也苟得上公歡心笑亦何損巾幗當致令

黨之要術也名與利孰重予亦拙於算矣後忠賢敗貞亦坐衍
蘇州推官周之夔與鄉官張采張溥不相能巳而巡按劾之夔之夔疑其受
意於二張也因著論告溥等交結諸郡生徒共為部黨名曰
復社而太倉人陸文聲欲附復社不得而怨亦走京師言東
南大害必始復社二張與錢謙益相厚時相遂以復社嗣於
東林為天子言之天子震怒下郡國按其事兵吏者馮元颺
力爭之其事始解。時相執政八年以禁錮東林為事而宜
與復相思援手逆案阮大鋮為宣城沈壽民保舉入京劾揚
武陵并及大鋮大鋮始附炎宜興陳貞慧與貴池吳應箕因
草留都防亂揭無錫顧杲為首一時勝流咸列姓名大鋮杜

門昨舌欲死崇禎己卯金陵解試貞慧應箕舉國門廣業之社大略捐中人也酒酣耳熱多罵爵大鋮以為笑樂馬士英定策大鋮暴起遂廣捐中姓名以造蝗蝻錄思一網殺之周儀部鑣下獄死沈壽民吳應箕與蕪湖沈士柱皆亡命餘姚黃宗羲與顧杲從徐署丞疏逮問而貞慧亦為校尉講至鎮撫事雖解已瀕死十七八矣弘光南渡止結得留都防亂揭一案也

遣愁集卷十三

一集巾幗雄

夫人名城娘子稱單熊丸裁髮投堂灕膺不甘雌伏寔具雄心男兒卻步登日細君集巾幗雄

沛人王陵以兵屬漢項羽乃取陵母置軍中以召陵陵母送使者泣曰為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妾故持二心遂伏劍死

周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曰王好色而忘德亂之興自婢子始請伏誅王悟勤於政事卒成中興之主

曹操既立丕為庶子因抱辛毗頸曰辛君知我喜否毗以告母

意英英曰魏其不昌乎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宜戚主國宜懼而反以為喜其何以久

景伯為貝丘令母崔氏賢而明識有民婦列其子不孝伯白其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坐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飯曰悔過求還母曰此雖面慙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天其子叩頭流血母亦泣涕請歸然後聽之去後母子卒以慈孝聞

周主禪位於隋楊堅稱帝竇毅之女聞之自投堂下撫膺太息（實非也惜哉雄）曰恨我不為男子救舅氏之難毅及襄陽公主亟掩其口曰汝勿妄言致滅我族而是奇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

唐太宗罷朝怒言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急具朝服立於庭上驚問對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敢不敬賀上悅

唐徐惠妃以太宗東征高麗及營翠微玉華等宮上疏諫其畧曰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壑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又曰珍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鴆毒上善其言

宋泚將李日月戰死歸其屍其母不哭曰奚奴國家何負而反死已晚矣唐德宗聞而賢之及泚敗獨日月之母不坐

吳元濟以董昌齡爲郾城令而質其母母謂曰順死賢於逆生

汝去逆而我死乃孝子也從逆而我生是戮我也昌齡遂舉城降唐

浙江觀察使李景讓母鄭氏早寡家貧子幼每自教之宅後牆陷得錢盈船母祝之曰但願諸孤學問有成此財非力掙義不敢取命掩而築之

趙匡胤母杜氏聞陳橋之變嘆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爲太后太祖拜於殿上羣臣稱賀母愀然不樂左右曰臣聞母以子貴何爲不樂后曰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兆民之上得道則此位可久否則求爲匹夫不可得太祖曰謹受教

蜀主孟昶降宋至汴卒母李氏聞之不哭舉酒酹地曰汝不死

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爾今汝既死我何生爲遂不食數日而沒

同一死耳死於汴何不死於蜀乎母之不哭良是良是然有子如此不肖可知忍死以待夫復何爲乎謂母之死亦應死於蜀亡之日然以闔闢而能明曉大義國亡子喪遂爾殉節亦甚難得勿吹毛尋疵也

名尹焞至京賜號和靖處士遣還絡聖初焞應舉發策語不善不對而出歸以告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以祿養程頤聞之曰賢哉母也遂終身不就舉

秦發卒戍邊有女子木蘭憫父年老代之行在邊十二年始得

歸同戍之人竟無有知其爲女者

明應天淮清橋女黄善聰年十二失母有姊已適人獨父業販線香憐其孤幼無倚令爲男裝携之旅遊七年父亦死善聰即詭名曰張勝仍襲其業自活同輩有李英者亦販香自金陵來不知其爲女也約爲伙伴同寢食者踰年恒稱有疾不解衣襪夜乃溲溺弘治辛亥正月偕英返南京已年二十矣乃巾帽往見其姊姊言我無幼弟安得來此善聰笑曰弟即善聰也泣語其故姊大怒詈之曰男女亂羣玷辱殊甚汝雖自明誰則信之因拒不納善聰不勝憤懣哭且誓曰妹此身苟汚有死而已然須明白以表寸心其鄰有穩婆居姊鄰呼驗之實果處子始實

服相持慟哭即爲改裝越數日英來候再約同往出見忽爲女子矣大驚駭問始知其故怏怏而歸務有所失深恨往事之愚乃告其母母亦嗟嘆時英未室實之即爲求婚善聽不從曰妾竟歸英係無人疑乎有親鄰來勸則泣泗橫流所執益堅衆口喧傳稱爲新聞奇事適有縣衛聞之乃助其聘禮送縣判爲夫婦復爲之上聞以旌其貞

善聽貞烈固是女中丈夫其姊初不肯認直至驗明始信尤足矜行尚節立品女子不是和光同塵一輩

洪武時太祖嘗怒宋濂使人即其家誅之馬太后聞之是日乃茹素上問何故后曰聞今日誅宋先生先生賢者妾不能救實

爲罪人聊用持齋以資冥福上惜即馳驛赦之

庾友婦桓宣武弟豁女也溫既誅庾希將及友桓女徒跣求進閽禁不納女厲聲叱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爾敢阻抑不聽我前因排闥突入號泣請曰庾玉臺脚短三寸行常因人復能作賊否溫笑曰婿故自急耳無傷也遂原其一門

朱序鎮襄陽苻堅遣將苻丕寇襄圍之序母韓氏親登城審觀謂西北角當先受敵乃率百餘婢并城中婦女預斜築城二十餘丈後賊攻城西北果潰乃憑新城固守得完襄陽人號爲夫人城

唐平陽昭公主大穆皇后所生下嫁柴紹初高帝兵興主居長

妻紹曰奇公將以兵清京邑欲我往恐不能偕奈何主曰公第行我自爲計毋以妾爲慮紹乃詭道走幷州主乃鄠發家貲招南山亡命數百人以應帝復遣家奴馬三寶諭降名賊何潘仁因畧地至盩厔武功杞律嚴明遠近咸附勒兵七萬威震關中帝渡河紹以數百騎從南山來主引精兵與秦王世民會於渭北紹及主對置幕府京師人稱爲娘子軍

李化晏氏嫁福之曾姪夫死守幼子不嫁宋紹定間寇大作晏依山爲砦召田丁諭曰汝曹衣食我家可念主母今當用命不勝即殺我因解衆纍悉散與之[illegible]人皆感奮晏自搥鼓令諸婢鳴金賊乃退散鄰人挈家歸砦者甚衆晏復以家糧助不給者拓

砦爲伍互相應援賊弗敢攻全活老幼以數萬計事聞詔封恭
人特賜冠帔復補其子爲承信郎

晏氏作用眞不失爲女丈夫設若賊至不能守家財總爲賊
有何如捨之以結衆且以全活多人乎君子見其大者遠者
不意婦人而能之然其貲糧足以副之其才智足以勝之耳
否亦不能如是

大曆中楊子琳襲成都崔寧妾任氏乃出家財十萬募
勇敢士信宿間得千餘人設隊伍立將校手自麾兵直逼子琳
子琳潰拔城去

荀崧守襄城爲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

不覺討無從出有少女灌年甫十三乃率勇敢士數十人踰圍夜出賊追甚急灌且戰且走卒獲免因詣覽乞師又爲書與荆南中郎將周訪請兵賊聞救至逐散走

漢天子讀史嘗拊髀嘆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豈憂匈奴哉雖然何必須牧誠得李侃婦晏恭人以致守絳縣公主寧妾以督戰劉太妃爲上將平陽昭公主副之鄧曼冼氏爲參軍荀崧少女爲遊奕使雖方行天下不難矣

靖康二年長樂女子屠希光夫有詩才既適秀才董昌遂不復事吟咏食貧作苦晏如也有郡豪方六一聞其美而工於詞賦心甚慕之乃密使人誣昌陰發重罪至族復佯爲周旋得輕比

獨殺昌妻子俱免因使侍婢通慇懃強妻爲希光其知其謀謬
稱許密許其孤於昌友求利刃挾以往好言致謝因請葬夫而
後成禮六一書以禮葬昌希光僞爲色喜靚粧入室候六一至
刺之帳中立死復詐言六一暴病以次呼其妻兒盡殺之滅其
宗因斬六一頭置囊中至昌葬所祭之悉召村民具以故告且
曰我事畢矣將從夫於地下遂自刎死（好決果好幹濟）
王莽時瑯琊海曲有呂母者子爲縣吏犯小罪令枉殺之母怨
報冤家貲故豐乃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沽者輒賒與之
衣敝者假之不問直數年而財盡諸少年感其德相與謀償母
泣謂曰所爲厚貲若者非求利將報也徒以邑宰妄殺我兒汝其

殘暴久爲民害諸君肯共除之乎少年壯之皆許諾遂招合亡命數千母自稱將軍引衆攻破海曲執宰數其罪諸吏爲叩頭請免母曰吾子罪不當死爲宰枉殺自古殺人者死律所當然更兼爲害於民非一日矣又何請乎遂斬宰梟其首以祭子冢因遂以兵屬劉盆子

觀申屠與呂母千載之下猶烈烈有生氣使人望之而驚卽之而畏仰之而可羨可敬女子耶丈夫哉

韓蘄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於廟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齁齁然如雷鳴駭亟走出不敢聲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乃一卒鼾睡蹴之起問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歸密

告母謂此亭定非常人遂至家爲具酒食卜夜盡歡資以金帛結爲夫婦後高宗中興立奇功稱名將遂封兩國夫人蘄王嘗邀兀朮於黃天蕩幾成擒一夕鑿河遁去追之不及夫人疏言世忠失機縱敵有悞國事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

明謝天瑞高王母李氏于歸時高王父兄弟四人皆無恙未幾伯以縣逋繫獄歲除將集宴李問曰何不見伯氏因道所以李曰歲云暮矣而不能脫兄於獄何顏稱丈夫乎爲問所逋幾何遂盡脫簪珥白高王父當亟出之高王父曰需新歲矣將毋爲新婦容耶李大怒取而蹂踐之誓不以飾家人敬服因爲完課遂得釋歸

鄭路昆仲有爲江外官者維舟江渚羣盜忽至刃舍衛列岸上賊不取曰但得侍御小娘子足矣因其女有美色賊潛知之而舉骨肉相顧莫知所出女欣然請行曰一無所害我始願從賊其不犯其小舟挾之去謂曰君雖爲盜得無所居與親屬乎吾衣冠族也既爲汝婦豈可以無禮見逼若達汝止所一會親族只純好遂予願足矣賊首肯復指偕來二婢云公既以偷爲名此婢不應留曷若歸我舟賊既悅其貌美又聞其言正而且順遂歎婢去女即赴水死

此女有成竹在胸故能泰然相遇了無怖畏亦無係戀妙在全其舉家奇矣又妙在并全二婢更奇第使其父母何以爲

情

白瓘妻山陰葛氏女也瓘素怯弱葛爲善調節使讀書成化中以進士爲分宜令偕葛往明年瓘病踰時而庫中所貯銀尚數千會鄰境因饑致亂聚徒來刼縣固無城郭賊猝至簿丞挈家走匿葛獨分命家丁力拒兩門才識處置有可上分乃遷瓘於他室埋其銀於污池中而着瓘冠帶升堂以候賊賊至陽爲好言以相勞若盡出其私藏釵珥衣服諸物與賊賊感謝而去不知其陰以表識卒差人以物色捕致之自此不復敢犯

明朱李自成入大內宮人費氏年甫十六投眢井不得死賊鈎出之見其姿容甚美爭相奪費紿云我長公主也不得無禮須

告汝主賊擁見自成令內官審視非是以賞部校羅賊費復給曰我實天潢之胤義難苟合必將軍爲之擇吉成禮死生惟命賊喜置酒極歡費顧勸其盡醉因懷利刃立斷其喉遂自刎死自成義之命收葬焉

明嘉靖時斐江有孫太學者與京妓趙春兒善誓相嫁娶爲之傾囊無何孫婦喪家益貧妓鬪之爲召孫飲與申前盟以身委焉孫素不善治產所攜磨珥不久盡費妓日夜勤辟纑以供饘粥如是數年孫已老成悔過遷期將及自傷無貲中夜私泣妓（老是斛濟）審其誠故令遍告親朋求貸累日一無所遇孫益愧悔乃於日坐辟績處使孫掘地得千金皆昔日所陰埋也孫以此得選縣

遷悉從

尉後遷按察司歷官秦稍豐遂勸孫乞休歸養共享小康以終其身

劉智遠至晉陽議斂民財以賞軍士夫人李氏曰陛下因河東創業未有恩澤及民而先奪其生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軍中所有以勞軍雖不復厚人必無怨心從之中外大悅

姚廣孝初祝髮姊戒之曰汝既為僧當發慈心及聞預靖難嘆息曰佛本慈悲當如是耶及為少師還鄉見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到窮家不納廣孝不得已乃易僧服進謁姊堅不肯出家人咸勸之強出立中堂廣孝連連下拜姊曰我安用爾許多下

耶幾曾見做和尚不了的是好人言罪還內遂不復見

李克用困上元驛左右有先脫歸者以汴人爲變告劉夫人夫人神色不動聲言其誣命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何等智略）

宋太祖將北征京師譌言軍中欲立點檢爲天子太祖懼還歸告家人曰人心洶洶如此將奈之何姊方在廚下治麪即引麪杖擊其肩逐之曰大丈夫臨事可否當自決胸懷乃來家恐怖婦女何爲耶（男子最難決此）太祖嘿悟慨然而出

王經少苦貧仕至二千石母曰汝本寒家子今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從爲魏尚書及曹髦被難并誅經因泣謂母曰不從母勑以至今日愧恨老母矣母顏色不變了無慽慽容笑

日人誰不死向所以此汝者恐死不得其所也今爲子死孝爲臣死忠以此卒命何負我耶

豫章謝小娥年十四嫁溧陽段氏二姓同舟貿易江湖一日父與夫皆爲刼盜所殺小娥亦傷腦因自投河漂流水中爲他船救而起轉輾乞食至江寧上元縣依妙果寺尼淨悟夢父語曰殺父者車中猴東門草夫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醒不能解常書其語求智者辨之至元和八年李公佐泊舟建業登瓦官寺僧爲述其語李沉思良久忽悟召小娥曰車中猿猿爲申車去兩頭中字在中東門草門內着東加上草頭禾中走乃穿田而過一日夫一大加日殺汝父者乃申蘭殺汝夫者乃申春也

小蛾泣謝寄書之裏衣暫詐二賊以復寃遂更男衣傭保江湖間至潯陽郡遇召傭者應焉問其主即申蘭也小蛾矇然心雖憤恨貌愈恭順在蘭左右積二歲餘甚見親愛金帛出入靡不委托每見己舟中之物未嘗不暗泣蘭弟春家江北獨樹浦一日忽携大鯉及酒夕詣蘭室羣賊畢至（留以作證）歡呼酣飲諸寇既去春沉醉臥於室內蘭亦醉寢於庭小蛾乃潛鎖春於戶抽刀先斷蘭首呼號鄰人一時並至相與縛春獲贓萬計一併解官餘黨數人亦已默記其名悉擒戮太守張公嘉其節孝免議釋歸小蛾因大讐已雪竟剪髮爲尼以終

孟昱妻周氏昱弟龔妻其從姊也家並豐財初栢玄常推重昱

而劉邁毀之杲深自悔失及劉裕將建義與杲定謀杲欲散家貲以克軍食謂妻曰劉邁毀我於桓公便是一生淪陷決當作賊以雪我憤卿幸蚤爾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尉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豈婦人所諫事之不成當於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杲愴然起尉追杲坐語云觀君舉措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以佐餉耳因舉懷中所生女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況資財乎遂托以他用傾貲給之將及起事又說頓妻共出衣飾悉以付杲而家人咸莫之知

明錦衣衛經歷沈鍊以劾嚴相嵩得罪謫保安柔特總制楊順巡撫路楷皆嚴客受世蕃指合謀除鍊乃捕白蓮教以鍊名

人籍論斬沒其家并取其二子杖殺之復移文蹤跡逮今[illegible]

名囊字小寶至則拷治困急且死會[illegible][illegible]其被勘逮治囊得釋

誠問戍止與一愛妾赴戍所中道又聞嚴氏將使解役謀殺之

囊驚懼欲逃而顧愛妾不能割妾已會意謂曰君身沈氏宗祧

所係弟去勿憂我自有處囊乃紿押者言城中有年家某負我

金索可得以佐路費押者既利其貲又恃妾在不疑縱之往久

不返急往詢之云未嘗至復返叩妾妾持其襟大慟曰吾夫婦甚（[illegible]有理[illegible]有[illegible]今人可信）

雖相守無頃刻離今去不返必汝受嚴氏指戕殺吾夫觀者如

市不能剖訴於監司亦疑嚴氏真有此事不得已權使妾寄食

尼菴立限責押者蹤緝久之不得屢受杖責無可奈何反哀懇

於妾云裹實自亂冊枉我因以鬪逸去後嚴氏敗裹始出訟寃詔捕順楷抵罪因復得與妾相聚一時盛稱其事楚人江進之盈科深嘉其賢爲作沈小霞妾傳以誌其美

沈小霞之逃實妾指使其逃也有三善焉一則沈氏宗祧有繼一則留此身以有待一則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縱然有志從死有何出頭况喻之使去其胸中已有成算可以活其夫并可以全其身又逆料嚴氏横恣至惡貫滿盈决有斷身日于何等見識何等作用令人起敬起畏

明萬曆中有邑宰坐事繫獄久不得雪自分必死而傷無嗣乃破產營宅置妾於近處厚賂獄卒陰出入焉有侄不肖覬其貲

入賭博場為邏卒所疑窮詰之困盡吐實引以滑歸辜某翁家對食中堂猝至大驚失箸妾急起迎曰翁聽薄無相逼爾翁以翁素有隙耶曰無之曰若然不過欲多得金耳金屬我掌夢避我行當以飽汝而目送翁俾逸去邏者偵婦貌美而言甘乃留一人守宰而尋尾入房妾指臥牀曰金在其巔攜一小帚而學（不遇淋男子[illegible]者入來）衆自下調謔殊不為怒笑聲達外須臾擲一匣下發之多金妾曰未也再有巨箱大鏹寶焉衆爭攫金獸聲愈鬨守者急欲分金弗能忍足不覺其前宰遂乘間逸（婪夫令公羣節）衆懷金既饜出視失宰懼欲走妾乃擇弱者一人力持之大呼劫金賊在衆奪齊毆妾抵死不釋喊聲愈厲因動行人疾入覘衆始寘止獲其一并

妾所持兩人送巡城潘御史妾訴輩兇淫貪狀并具所失寶產頭數嚴刑拷鞫二人不能諱盡供其黨姓名買之悉擒至銀猶在懷但以犯官私出為辭妾請御史遣人驗視獄中則宰故在焉衆語塞乃委罪於其侄潘怒并收其侄悉斃之杖下（大快人意）妾取故金歸籍數以報宰終為毆所傷病數日而卒（可惜宰何以生情）

為衆辱而不愁捨多金而不吝被擎毆而不顧彼已有成見於胸中失知宰則由其圖賴所以一見遷卒即便起迎且其遊為調笑正欲借此以鼓動守者之欲俾其貪金捨宰而前也衆心慧智頃刻生成但不知一弱婦人猝然臨事何以有如許作畧豈非聰明機巧出於性生耶若使其得時而薦未

必不成絕大事業惜乎爲彼小丑且又淹沒而死名不甚傳

紅顏薄命良可惜也

唐滕王極淫諸官美妻無得脫者詐言妃喚即行無虛時有典籤崔簡妻鄭氏初至王聞其美遣使喚焉欲不去則懼威欲去恐被辱計無所出鄭曰弟往無害遂入王中門外小閣王在其內即欲逼之鄭大叫曰大王豈作是事必家奴假冒王名耳致隻履擊破王頭抓面流血妃聞而出鄭乃得還王慙旬日不視事簡故每日恭候不敢離門後王出坐簡向前謝王慚自愧乃悉出諸官之妻自是永不復喚先經被喚留內者莫不含羞

崇禎辛未七月流賊趙四兒東渡山西入沁水縣縣北有竇莊

乃故張忠烈銓之里居先是銓父尚書五典謂海內將亂築墻爲堡甚堅至是賊來犯莊五典與銓已死子道濬道澤俱官京師惟銓妻霍氏守舍衆議棄堡避去霍氏語少子道瀅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更不免等死耳死於家不猶愈於野乎且我堅守賊必不得志躬率僮僕悉力守禦賊至環攻之堡中矢石并發賊傷甚衆越四日乃退其出避山谷者多遇賊淫殺惟張氏宗族獨全藉此兵備表其堡曰夫人城

建中末李希烈陷汴州將襲陳項城令李侃欲逃夫人曰寇至當守力屈則死焉逃之若重賞募士可守也乃召吏民曰令誠若主然歲滿則去非如吾等生長此土也墳墓家室皆在宜相

兵竭力死守衆皆流涕乃諭曰以瓦石擊賊者賞千錢以刀矢殺賊者賞萬錢遂得數百人乘城婦乃自炊以享士使報賊曰項城父老義不肯下得我城不足爲威徒失和好無益也令保中流矢退還妻怒曰君不在誰爲守死於外不猶愈於牀乎保感動遽登城賊乃引去城賴以完